



静听蟋蟀声

□ 张晶晶

夜深人静，熄灯睡下，月光便从窗户如流水般泻了进来，淹没了我的小床，我沐浴在了月光之中。这时，窗外田野里蟋蟀的奏鸣忽而分明了，我静卧细听，犹如欣赏妙曼的夜曲。

远处的蟋蟀们相约而鸣，“叽叽”声连成一片，像温柔的玉指轻扫琴弦的柔音，像微微的海浪轻轻拍打岸堤的声响，由远及近的，清楚而又邈远，清灵而又弥漫，传来无比温婉的情愫；近处的蟋蟀们鸣叫的声音清脆嘹亮，如泉水激石，如钟磬轻敲，如珠落玉盘，听得人心澄明，神清气爽；窗下的蟋蟀们如弹奏欢快的舞曲，一曲奏停，歇息片刻，接着又开始了如歌的行板；偶有墙脚独奏的弦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孤孤寂寂，如诗人出尘的心声，独在旷野中传响，离群的蟋蟀，正找寻着安放灵魂的家。

月亮也听得欢悦起来了，清辉盈满了苍穹，与一片蟋蟀的鸣声揉成了秋夜的清香，秋夜的清香中还有树木的味道。“半树梧桐月影凉”，窗外不远处正有一株高大的梧桐树，月

光洒在树上，树叶显出清晰的轮廓，一阵清风，它们便摩挲着，发出轻微声响，这声响很快被蟋蟀鸣声覆没了，只留如画的疏疏的树影在地面轻摇慢舞。月亮好像十分钟爱这些树影，不然圆如玉盘的月亮上，怎么也画上了朦胧的玉树琼枝？

蟋蟀的鸣声开始了奇妙的变奏。高兴起来了，昂昂扬扬，仿佛胜利的欢唱；树枝中的鸟雀也从睡梦中醒来，低声呢喃，又静默下来；青蛙们也开始随声附和着，“叽叽叽”……“咕咕哇哇”……秋夜的曲子变得有些热闹了。多情的时候，蟋蟀们便低吟浅唱，拉长了鸣叫的音调，“叽……叽……”仿佛在吟咏着一首浪漫的诗歌，或断断续续，长长短短，幽幽眷眷的，又成了一阙跌宕婉约的词曲。

夜更深了，那几只青蛙不知何时停止了叫唤，窗外又是一片纯净的蟋蟀欢歌。忽然想起了蝉鸣，盛夏之时，窗外的梧桐树变成了一棵会叫的树，整棵树发了“知……”的响亮声音，我却看不到蝉的身影，偶有一次，从窗户飞进一



只蝉来，我还没看清它的模样，家里的小狗便将它捕猎了，我只看见了它透明的翅膀。蝉的声音比起蟋蟀的声音，显得有些尖锐，没有那么清脆和悦耳了。

我也从未触摸过蟋蟀，只在小的时候看男孩们斗蟋蟀时瞥见过几眼，记住了它们很长的触须，黑色的身体，细长的后肢，其他便很模糊，能如今夜这般尽情地听它们美妙的欢鸣，也是非常满足和惬意了。

书上说蟋蟀只能活一百多天，从秋季到冬至就要完全消逝，它们的生命如此短暂，却仍然尽情地歌唱，这歌唱在我是一种静夜的享受，在蟋蟀们却是为了生存、繁衍而进行的奋斗，它们这种积极对待生命的态度，让我感慨而佩服。

睡意袭来，窗外的夜曲成了一段柔美的催眠曲，曲声如山中的雾气，一浪一浪涌来，把我渐渐送入了温柔的梦乡，梦中草地青青，那里也有一片美妙的虫鸣……

不吃烂梨

□ 刘万祥

买了一箱梨，因为天气太热，梨坏得很快。我怕坏了浪费，所以每天挑几个最差的吃掉，最后却吃了一箱烂梨。

吃完之后，我想了想，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放着好

的吃烂的”，下联是“吃了烂的烂好的”，横批是“永远吃烂的”。人生就像吃梨，如果一直盯着坏的不放，只会越陷越深。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沉没成本，是说一个人为了某样

东西付出得越多，越难以割舍。像很多姑娘谈恋爱就是这样，明明知道对方靠不住，但是想着自己付出了多年的青春，就是不愿分手，一直拖着。拖到最后，落得个两败俱伤。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梨子坏了就要扔掉，处不来的朋友尽快分掉。柏拉图说，如果不幸福、不快乐，那就放弃吧。放下很难，但是不放下会更苦，人只有学会放下，才能重新收获美好与幸福。

遭遇哈熊

□ 尹广

18岁那年，我到新疆部队当兵。一次随连长去天山深处探地形，路过认识的一哈萨克族牧民毡房，连长进去说明来意，好客的主人阿吾勒招呼我们盘腿坐下后，给我们每人倒上一碗奶茶。连长问：“进山有没有什么危险？比如哈熊。”我不知哈熊为何物，身旁的一位新疆籍老兵小声告诉我，哈熊就是棕熊。

阿吾勒用他半生不熟的汉语回答：“哈熊嘛，这个时候嘛会睡觉（冬眠）。”连长又问：“万一我们不小心惊动了冬眠的哈熊了呢？”阿吾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样吧，你们牵我的马一起去吧。”他解释，他的马熟悉地形，马本身对哈熊有着天生的恐惧和敏锐的感知。有马做伴，可以让我们万无一失。

几年后，我到传说中的喀纳斯湖看风景。驱车前往途中，得知一个村子凌晨时遭遇了哈熊的骚扰。赶到现场，只

见村子里两户人家的院子狼藉一片，棚架被撞倒推翻，牛圈毁坏，连烤饼的露天炉也被踩踏得残破不堪；地上留有粗壮的脚印和掺和着松子与野葡萄似的粪便。

据村里人讲，夜晚出来小便，看见村东面的树林里，有个东西晃动着，好像一个人扶着一棵松树，一会儿又拄着一根木棒蹒跚而行。远看像是一个虎背熊腰的老头。现在想起来，是哈熊在“化装侦察”哩。

老猎人讲，哈熊难斗，一般不要正面交锋，也不要随使用猎枪。哈熊皮厚油肥，相当于自带了钢盔和防弹背心。如果你一枪撂不倒它，转眼它就一铁爪撂倒你。

这天下午，我跟着村里的民兵连长学骑马。我骑着一匹非常老实的老马，与并行的民兵连长聊天，主题是哈熊。他介绍说，哈熊不多事，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一般不会主动去挑战谁。但你也别得罪它、惹它，否则，它呆板的神情说明

它将狠下毒手。人在林子里和草棵子里走动，最好有意识地弄出一点响动，好让它早早就知道有人来了，它会主动回避。若是顺着风隔着几百米它就嗅到了你的气味，它也会先自退让。一旦不小心与它撞上了，千万不要与它对视——你盯着它看，它盯着你看，双方就在心理上较量了，谁的眼神狠谁就占上风了，人不可能狠过它的小眼睛。人的眼神稍一游移，它就会乘势扑上来，就惨了。

夕阳西下，我俩从草地走向一片树林，温驯的马突然变得躁动不安，两片嘴唇子用气高频率弹奏着，发出突突突的颤抖般的串连声，两个耳朵支棱着，轮番地大幅度甩动。民兵连长条件反射地说了一句：有情况。

哇！树林中闯出一头我在动物园里见过的棕熊（比动物园里的壮、脏），它的一只前蹄受了伤，走路有点跛，两只小眼睛露出慌张。我骑的马更是恐慌地扬起两只前蹄，昂起头长

嘶，我脑子空白地紧紧抓住缰绳，贴着马。有经验的民兵连长冷静说道：“别叫喊，别下马，也别看它，让它过去。”他骑马靠近我，一把抓住我马的缰绳，往旁边一扯，让开了一条路。

哈熊迟疑片刻，似乎感觉对它没有什么危险，就低头走了过去。它慢慢走了十几步后，竟回头看了一眼，开始小跑向另一方向。

我的马又长嘶起来，远处传来嘈杂声，从远而近。一会儿，一队人马杀气腾腾地到了我们面前，有十来人，都拿着猎枪，有的还带着网绳。领头问，见没见到一头哈熊？民兵连长指了指哈熊最早出现的地方。

“好的，哥们，咱们继续追。”人马朝着哈熊离去的相反方向追去。

我趴在马背上，惊魂未定地斜望着这支捕猎人马远去……

多年以后，哈熊那双惊慌的小眼睛，那回头一眸，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水晶样的湖面

(外一首)

□ 卞奎

凉风将白云
吹落湖面

这洁白的轻纱
擦净了一泓湖水

这不是一面镜子
恰似一面镜子

印照着秋花
倒映着秋树

湖面幅幅画
湖面首首诗

回荡着别样的歌声
还有黄鹂的啼鸣

白昼荡波纹
夜晚静如丝

并蒂莲开过了
结出并蒂莲蓬

时光潜过了湖面
抖动着季节的活力

近旁有悄悄话
远山浮动掠影

热情的献舞者
倩影收进镜湖

那舞动的七彩氍毹
是别样的皱褶

澄明无比的湖水啊
串起季节的水晶

练琴的妮子

一个小姑娘
天天在对面练琴

那熟练的音阶
像是上下楼梯

那跳跃的琶音
像是高山流水

我喜欢听
有意境的春江花月夜

我还喜欢
深情的流浪者之歌

日复一日
鸣响的是心性

练琴者的激昂
燃动着我的情愫

忽一天没了琴声
我会觉得少了些什么

是啊 怎么
好久没有琴声了

邻居告我
练琴人搬家了